

译学丛书

# 翻译研究论文集

(1949—1983)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译学丛书 —— 翻译研究论文集

---

(1949—1983)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255/13

翻译研究论文集

(1949—1983)

《翻译通讯》编辑部编

---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妙峰山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850×1168 1/32 19<sup>5</sup>/16印张 520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

书号：9215·241 定价：2.80元

## 出 版 说 明

(一) 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是本编辑部根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编辑出版的。目的是为翻译工作者、科研人员、大专院校外语系师生以及对翻译事业素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参考资料，俾有助于开展译学研究和理论建设。

(二) 本集辑录了1949至1983年散见于我国各种报刊、杂志、书籍上的有关论文63篇、凡涉及作者54位。作品的编次主要按文章写作的时间或发表的年代为序。为保持研究资料的完整性，凡辑录的论文，以不作删节为原则（有特殊情况者除外）。

(三)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人力，论文集在形式和内容上，一定存在某些缺点，热切盼望得到海内外翻译界的指教和批评。对一些漏收的重要作品，一旦条件成熟，理应另编续集。

(四) 在编辑本集的过程中，我们亦曾参考海内外出版的一些译学书籍，并得到了有关单位和本协会理事们的帮助，因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名，就此致谢！

《翻译通讯》编辑部

1984年6月

# 目 录

茅 盾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 1954年8月19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 告	1
	《茅盾译文选集》序	17
郭沫若	给《俄文教学》编辑部的回信	20
	谈文学翻译工作	21
董秋斯	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	25
唐 人	翻译是艺术	30
焦菊隐	论翻译批评	35
	论 直 译	44
吕叔湘	翻译工作和“杂学”	58
金 人	论翻译工作的思想性	64
赵少侯	我对翻译批评的意见	68
罗书肆	鲁迅论翻译批评	73
傅 雷	《高老头》重译本序	80
	致林以亮论翻译书	82
	翻译经验点滴	87
袁可嘉	论译注和加注的原则	91
林汉达	翻译的原则	98
姜椿芳	略谈口译问题	107
王 润	翻译标准观评议	116
老 舍	谈翻译	130
周煦良	翻译与理解	133
	谈谈翻译诗的几个问题	141
张中燧	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	159
刘隆惠	谈谈文艺作品风格的翻译问题	165

曹靖华	有关文学翻译的几个问题	172
徐永瑛	论翻译的矛盾统一	179
林以亮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	204
刘绍铭	方寸已乱——论译事之难	231
思 果	翻译要点	239
	译者的十字架	241
范存忠	漫谈翻译	249
钱钟书	林纾的翻译	267
董乐山	翻译五题	296
朱光潜	谈一词多义的误译	309
张谷若	地道的原文，地道的译文	314
伍蠡甫	《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	323
张树柏	谈谈科技论文的翻译	328
马谷城	漫谈科技英语翻译——“信、达、雅”小议	345
葛传梨	漫谈由汉译英问题	357
丰华瞻	漫谈书名的翻译	373
刘靖之	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	377
余光中	翻译和创作	392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	405
余也鲁	从“传理”论新闻翻译	420
高克毅	广播与翻译	436
王以铸	外语学习·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者——谈谈在翻译 工作中看到的一些问题	446
	译事四题	456
张威廉	怎样提高我们文学翻译的质量	465
朱维之	翻译与文学修养	474
王佐良	严复的用心	479
金绍禹	文学翻译漫谈	485
翁显良	意象与声律——谈诗歌翻译	495
	千面千腔——谈戏剧翻译	505

冯世则	风格的翻译：必要、困难、可能与必然 .....	517
罗大冈	漫谈文学翻译 .....	530
李越然	建议开展口译工作的研究 .....	536
周启付	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 .....	540
叶君健	关于文学作品翻译的一点体会 .....	551
戈宝权	漫谈译事难 .....	566
齐宗华	略论口译 .....	575
顾雪帆	翻译与背景知识 .....	583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 .....	588
魏荒弩	谈译诗——答同学问 .....	605

茅 盾

## 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 翻译质量而奋斗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  
的报告（全文）

### 一、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是 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文学翻译工作，对于我国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不仅热爱伟大祖国的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容的宝贵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样也珍视世界各国人民在文学艺术上的优秀创造，把它们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养料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学艺术不可缺少的借鉴。

两千年前，中国人民不断地与我们的邻邦发展文化交流，吸收它们的文化的精英，以丰富并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的谨严的科学的翻译方法，及其所达成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为典范。

前世紀中叶以来，由于我国与欧洲各国的接触日益频繁，翻译这些欧洲国家的科学、哲学、文学著作的工作，也跟着发展起来，先驱者严复，在这方面作了光辉的贡献。

近代外国文学的翻译，可以说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年。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一八九九年就以木刻本出版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林纾和他的合作者，共翻译了一

百七十一种外国文学作品，使得中国读者知道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司各脱、狄更斯，法国的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札克，俄国的托尔斯泰，西班牙的塞凡提思等伟大作家及其不朽的名著。林纾的翻译工作还只是一种移译大意的性质，和原文有相当大的距离，而对作品的选取，也缺乏一定的标准。他晚年的工作态度也不够严肃。和林纾同时的其他翻译者，也各有贡献，值得指出来的，是伍光建翻译的大仲马的《侠隐记》和《续侠隐记》。但是，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近代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的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他在一九〇七年写了《摩罗诗力说》，扼要地论述了东方古代和西欧近代文学的主潮；而在他所计划、翻译和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一九〇九年）中，俄国的契诃夫，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莫泊桑，丹麦的安徒生，第一次以真朴的面目，与我国读者相见。“五四”时期，许多先进的刊物、文学团体、出版社，如《新青年》、《新潮》、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等，陆续地、大量地介绍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文学翻译事业与文学创作事业，同时并驱前进，不但产生了优秀的翻译工作者，而且在新文学创作活动中许多有杰出成就的作家，有很大一部分是同时担任了文学翻译工作的。通过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我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才更真切地认识了世界文学中但丁、塞凡提思、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大师们的伟大著作。

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于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吸取近代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厚养料而成长起来的，那也不是一句过分夸张的话罢！

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通过了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我们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和他们的生活与斗争，逐渐了解得更清楚了，特别是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以及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

学，我们吸取了为进行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所需要的信心和力量。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在中国共产党英明的领导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业已获得了卓越的成绩。和文学创作事业的成长一起，文学翻译事业，也正在迅速发展。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以后，到一九五三年年底止，全国出版的文学翻译书籍（包括青少年儿童的文学读物），总数达二千一百五十一种之多。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出版物的印行数量增加得更多。过去一本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一版的印数少者一、二千册，多也不过三、五千册，但现在一般的文学翻译出版物，一年内的每种印数，少者数万册，多者百万册。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为读者所热爱。

我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努力不懈地从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国的广大读者——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忘我地贡献出自己力量的劳动人民，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英勇的战士，紧张地学习着的青年学生，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先进国家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当做文学作品来欣赏，同时也把它当做政治、思想、生活修养的教科书，把书中的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当做自己学习的榜样。这些作品，不但使我国广大读者熟悉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学习他们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而且也大大增进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生活的契合，从而更加巩固和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和友谊。

我们也深切关怀和爱好各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些作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在反动统治下，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下，为争取自己的解放，创造明天的幸福生活而怎样地进行着艰苦、不屈的斗争。不但他们今天所遭受的悲惨、痛苦的生活，正是我们昨天刚刚经历过来的，因而引起了我们深刻的同情，同时

也因为他们今天的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也就是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斗争中的一部分，而我们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一斗争中和世界人民血肉相关的。尤其是亚洲的许多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和我们有悠久的和密切的联系，因而它们的表现了自己人民的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主与民族解放的斗争的文学作品，更为我们所热爱。

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和所负的责任之重大，已为世界人士所公认。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

为了增进我们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感情的深切了解，培养和提高我们的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丰富我们对人类精神文化的知识，开展和扩大我们对世界文学艺术的视野，并以之为“借鉴”而发展、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今天不但迫切需要加强外国现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同时，也迫切需要加强世界古典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

当我国人民以忘我的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各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脱离历史的和世界的联系，而孤立地创造出来的。它的成长和发展，必然是一方面继承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最宝贵的传统，而又一方面则吸收了世界古典文学的和现代进步文学的精华。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荷马的史诗到苏联最新的文学成果，从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到今天的法国的阿拉贡，美国的法斯特，一切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和优秀作品，它的数量是无限浩瀚的，它的内容是无限丰富的，而这一切，都为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都必须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必须成为培养和灌溉我们正在创造中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养料。

如上所述，无论从文化交流来看，从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来看，从向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上来看，翻译工作之重要，已很显明。但这工作，也是艰巨的。这个艰巨的任务，今天正十分迫切地放在我们文学翻译工作者的面前，我们必须勇敢而坚决地担任起来。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任务。

## 二 文学翻译工作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

几十年来，文学翻译工作是有很多成绩的，翻译工作对人民的事业作了很大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翻译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缺点，而首先是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这是和国家有计划的文化建设不相适应的。

在过去，绝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态度不够严肃能力较差的译者胡乱翻译，既不慎重选取所翻译的作品，亦不忠实于原文；态度比较严肃能力较高的译者，则又往往由于缺乏工作条件和必要的支持，不能安心致力于翻译工作；许多需要长年累月、惨淡经营的翻译工作就不可能做，有些应该细磨细琢的工作只得草率了事。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出版事业掌握在私营出版商手里，翻译作品的能否出版，主要是由出版商人来决定的，这些出版商人及其雇用的编辑工作者，不可能对文学艺术有较高的理解，而对于作品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意义，则更少考虑，他们的决定就很难符合于读者的利益；同时既然译稿的取舍由出版商人来决定，许多译者就不得不迁就商人的要求，而不可能周密地考虑自己的志趣、能力和读者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个别的出版社或文化学术团体，也曾打算有计划地组织译稿，

但由于这些出版社或学术团体的翻译计划的目的性往往是不明确的，因而选题常常杂乱无章；又由于这些出版社或学术团体的经济条件的限制，对于进行中的计划，也不可能给予切实的支持与保证，因而比较大的计划，就往往有始无终。

上述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状态，在过去反动统治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到今天还存在，就不能不说领导这工作的国家出版机关以及领导和组织翻译工作者的团体如作家协会，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

由于这种分散自流的无组织无计划状态在今天也还存在，文学翻译工作上就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一方面应该翻译的作品没有翻译出来，甚至今天读者所迫切需要的苏联的许多重要作品，也没有完善的译本；而另一方面，次要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文学翻译出版物，则充斥于市场。例如和我们有二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邻国印度，它的古代和近代的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传诵全世界的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欧洲文学的典范与源泉——荷马的两大史诗，我们也没有一部完全的译本。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至今还是只闻其名。欧洲各国最重要作家的最重要的作品，有很大的部分还没有翻译，或没有令人满意的较好的译本。俄罗斯文学给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深厚，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都没有完整的全集或选集。苏联的优秀作品，还有很多没有译出。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现代文学的翻译不但很零乱，而且很寥落，许多在他们本国被读者重视的作品，我们都没有翻译。这种现象是亟需改进的。

这种情况，虽然也由于我们的文学翻译力量的薄弱，但主要还是由于工作的无组织无计划。

无组织无计划的害处，特别表现在严重的重复浪费上面。一种名著有几种译本，可以使读者参照比较，作进一步的理解与欣赏；这样的复译是允许的。或者，原有的译本质量不高，因而进行有意识的复译；这样的复译更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文学翻译的

重复现象，往往不是从这样的需要产生出来的。由于译者是分散的、自流的进行翻译，出版者是分散的、自流的进行出版，译者和译者之间，出版者和出版者之间各自为政，互不相谋，因此一个译者一个出版社可以完成的工作，往往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译者和出版社同时或先后的去做，浪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有的译者和出版者只是从本身利益出发，明知已有别的译本，自己又并无条件译得更好，仍旧作无意义的重复，不少复译本并不比原来的译本完善，甚至有反而较差的。更不好的作风是将同一原作的译本改换一个书名出版，以蒙混读者。有一些比较为读者所急需的书，译者和出版者虽然明知别人已在翻译，却以粗制滥造的方法，抢先译出，以争取市场。这些错误的恶劣的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

近年来，由于读者需要的激增，出版条件的优越，许多私营出版商人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翻译工作者，争先抢译的风气，盛极一时，重复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有同一作品复译出版至八种之多的，也有同一作品，有二十几个译者同时进行翻译的。与抢译的风气同时，乱译的现象也很严重。有些不应当翻译的作品，竟也不加辨别的翻译出版了，这就不但对我国读者无益，而且也有因此引起兄弟国家的不满和革命作家的抗议的。

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纳入组织化计划化的轨道，文学翻译工作的这种混乱状态，决不能允许其继续存在。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订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特别在今天，我们的翻译力量还非常薄弱，而我们的任务却十分艰巨，因而必须使每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的每一滴力量，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果。而这，只有有计划有组织地来进行工作，才有可能。

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文学翻译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有一个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拟订的统一的翻译计划，然后由国家及公私合营的文学出版社和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译文”杂志，根

据现有的力量和可能发掘的潜在力量，分别依照需要的缓急、人力的情况，和译者的专长、素养和志愿，有步骤地组织翻译、校订和编审出版的工作。

拟订一个统一的文学翻译计划是比较困难的。世界各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和优秀作品，数量非常巨大，我们对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不够，许多方面还缺乏专家，不可能一下子就把计划拟订得很完善。尤其是现代的作品，正在变化和发展当中，没有经过长期的群众的考验，一时还不可能有完全确定的评价，新的重要的作品还在陆续的出现：这也使得拟订计划发生困难。因此，我们暂以古典及近代名著为范围，上起民族史诗，下及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大体按照以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生活思想和文学主潮、有深远的影响和高度的艺术价值为标准，拟订出一个世界文学名著的选题计划的草案。这个草案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短促的时间内根据不完全的材料编订的，并曾向全国各地一百多位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者征求意见，作了补充和修改。现在我们把这草案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希望加以研究讨论，在再一次修正和补充后，使它能够接近完善，成为我们今后进行工作的依据。至于外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出版，虽不在这个草案之内，但今后也应该有计划地来进行，那是不待言的。

仅仅有一个选题目录，还不能算作完整的工作计划，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组织力量的问题。全国有多少文学翻译工作者可以来进行这个工作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密的统计。如果就过去和现在曾经出版和发表过翻译作品的人数看来，这个队伍原应该是相当大的。但其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现在在进行翻译工作，而且能够胜任的；一种是过去虽然做过这个工作，但现在已经好久不做了；另外还有一种，数量最大，就是初步掌握外国语文，对于文学修养甚至本国语文的修养还非常欠缺的青年翻译者。但今天的特殊情况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绝大部分是在业余从事翻译的。他们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学校教授，有的还在学习中，专业工作者为数极小。而在今天的实际情况下，也还

不可能使一切业余的文学翻译工作者，都从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中脱离出来，变成专业的翻译工作者。因此我们可能组织起来的，大部分还只是业余的力量。这一些业余的力量，如果组织得好，也仍有可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例如高等学校的许多外国语文与外国文学的教育工作者，有很大的可能把外国语文与外国文学的研究工作与翻译工作结合起来。此外，各机关及各团体内业余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亦复不少。在全国人民正紧张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每个人都渴望贡献更多的劳动，在不影响本位工作，或是与本位工作密切结合的情况下，运用一些业余时间来担任文学翻译工作，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让现在正在做业余文学翻译的人继续和更多地来担任这一工作，让过去做过而现在已经好久不做的人重新做起来。同时对于那些有志做，开始在做，而能力还不强的人，应当由有经验有修养的专家给予帮助和培养，使他们的工作水平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队伍今天虽不十分强大，但是它必然会日益壮大起来。

这次会议，由于筹备时间的短促，及其他种种限制，被邀请到会的同志为数不多，但我们希望通过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进一步了解和组织全国的力量，把许多翻译工作者的个人计划，集合而组成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分散的力量，组织成一个步调一致的广大的队伍。为着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展开广泛的讨论，集合大家的智慧订出许多具体的办法，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总署领导下，由作家协会、有关的文学研究机关、文学出版机关、刊物编辑部和全体文学翻译工作者共同来执行。

### 三 必须把文学翻译工作 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

今天文学翻译工作中所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提高翻译质量的问题。

过去和现在有不少的文学翻译，是具有一定质量的，其中也

有质量很高的翻译。但由于一般译者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态度或修养上存在着缺点，例如有些人把翻译工作单纯看做技术性的工作，有些人用很轻率的态度对待翻译，有些人对中外语文和文学方面缺乏必要的修养，因此也产生了许多质量不高，甚至质量很低劣的翻译。某些质量不高的翻译，虽然对介绍外国文学或者也多少起了一些作用，但和优秀的原作是很不相称的；而某些质量低劣的翻译，则不但不能使读者正确地理解原作，却相反地歪曲和丑化了原作，混乱了读者的耳目，完全丧失了介绍的意义。

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但对于文学翻译，仅仅这样要求还是很不够的。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创造的艺术，我们要求于文学作品的，不单单是事物的概念和情节的记叙，而是在这些以外，更具有能够吸引读者的艺术意境，即通过艺术的形象，使读者对书中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强烈的感情。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象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

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的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好像一个演员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又必须完全符合于剧本作家的原来的意图一样。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工作。但是文学翻译的主要任务，既然在于把原作的精神、面貌忠实地复制出来，那么，这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就完全是必要的。世界文学翻译中的许多卓越的范例，就证明了这是可能的；在我国，象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瞿秋白译普希金的《茨冈》和高尔基的一些短